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九
六百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孫祥鳳

欽定四庫全書

册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學校部

侍講　講論

侍講

夫六藝之文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自漢氏之罷黜百家崇尚經術制祿位以勸學者延儒生而備清問雖復禁庭冲邃廣內凝嚴而通經之士得

以方領矩步侍講清燕稽古之力不亦榮乎魏晉而下以迄於唐從容近對延訪大義葢不乏其人焉逮於元和之末始建學士之職列於内署恩禮尤重自非强記博識待問而不匱守道而無邪又曷能啓廸丕訓述宣帝猷順美而規失陳言以諷今者焉

漢兒寛治尚書武帝時爲侍御史見帝語經學帝説之從寛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寛有俊才初見武帝語經學帝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寛説可觀乃從寛問一篇

梁丘賀瑯琊人從京房受易宣帝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人說教侍中以爲請侍中說經爲教授召賀賀入說帝善之

韓商嬰之孫宣帝時爲博士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

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成帝時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帝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旣通

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絶

出

班斿博學有俊材爲右曹中郎以選受詔進讀羣書於天

子前讀書

後漢桓榮習歐陽尚書光武召榮令説尚書甚善之拜

爲議郎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

得生幾晩因拜榮爲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

於前辯明經義特荷賞賜建武末爲太常明帝即位乘

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天子親自執業每大射養老禮畢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乃封榮關内侯

榮子郁以父任爲郎明帝以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嘗居中論經書和帝即位爲長樂少府復入侍講經郁授二帝恩寵甚篤

樓望少習嚴氏春秋明帝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内

張興習梁邱易永平十六年拜太子少傅明帝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
譙玞玄之子善說易授明帝爲北宮衛士令
丁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自明帝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卽召見說文侯之命篇項之拜侍中後章帝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

賈逵爲郎章帝立降意儒術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帝善逵説

召馴習韓詩爲騎都尉建初中侍講章帝

包咸爲大鴻臚習論語授顯宗子福亦以論語授和帝

魏應經明行修建初四年爲五官中郎將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

桓焉郁中子也順帝即位拜太傅錄尚書事復入授經禁中

蔡玄順帝時爲議郎講論五經同異甚合帝意

趙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桓帝建和中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

桓彬爲議郎建和中入侍講禁中

楊賜爲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雒陽宫殿名

劉寬建寧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

荀悦爲黄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悦與荀彧及黄門侍郎董遇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

黄瓊爲太常和平中選入侍講禁中

魏劉邵爲散騎常侍齊王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内侯

淳于俊爲博士高貴鄉公甘露元年四月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爲六十四立爻以極數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故何也俊對曰庖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黄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也名曰連山

似山出内氣連天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庖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庖羲氏作乎儁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儁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所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儁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

爲謙則鄭公何獨不謙耶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奥遠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庖羲神農之世爲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儁對曰三皇之時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黄帝人衆而禽獸寡是以作爲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爲天而復爲金爲玉爲老馬與細物並耶儁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講易畢復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

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
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
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爲順
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爲大
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者也
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
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於折中裁之聖
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

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炤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惟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序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

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汩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鰥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岳揚舉側陋

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繇於堯此葢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岳揚側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爲治何繇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炤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爲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

乎炤對曰誠繇時有樸文故化有薄厚也

晉鄭冲初仕魏爲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

荀顗字景倩仕魏爲侍中爲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内侯

庾峻爲諫議大夫嘗侍文帝講詩中庶子何邵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

徐邈博涉多聞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年

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

車胤爲中書侍郎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黄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脩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

宋袁粲泰始中爲中書令領丹陽尹六年明帝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經

梁伏曼容字公儀初仕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嘗以方䅂叔夜使

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朱异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後爲右衛將軍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

孔子袪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袪簡閲羣書以爲義證事竟勑子袪與右衛

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

皇侃少好學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高祖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帝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

賀瑒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賔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

陳張譏初仕梁補國子正言生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勑令論議諸儒莫敢先

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裙
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累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
東宫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
每有講集必遣使召之
後魏崔浩明元初爲博士祭酒嘗授明元經書
燕鳳爲黄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明元世與崔玄
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
孫惠蔚初爲皇宗博士侍講東宫及宣帝即位仍在左

右敷訓經典自宂從僕射遷秘書丞

崔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孝文聞其有文學又閑佛經善譚論勅以白衣賜褠幘入聽於永樂經武殿

董徵爲四門小學博士宣武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

崔光爲車騎大將軍熈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孝明帝經

胡國珍爲中書監與高陽王雍等輔政後與崔光俱授孝明經侍直禁中
馮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嘗爲摘句儒者榮之
封隆之爲侍中東魏静帝詔爲侍講除吏部尚書
賈思同爲黄門侍郎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静帝杜氏春秋
竇瑗西魏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

侍温子昇給事黄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摘句

北齊李繪初仕東魏爲高邕從事静帝於顯揚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録議繪素長筆札尤能傳授綴緝詞義簡舉可觀

張雕武成帝時爲散騎常侍會侍講馬敬徳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

後周辛公義爲太學生太和中武帝詔入露門學令受
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
隋宇文弼爲太子虞侯率開皇中文帝嘗親臨釋奠弼
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帝大悅顧謂侍臣曰
朕今者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
頒賜各有差
元善爲國子祭酒文帝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
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帝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啓朕

心善初仕周武帝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

唐陸德明武德中爲太學博士高祖幸國子學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德明難此三人德明雅有詞致論難鋒起三人皆爲之屈高祖稱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徐劉釋等並爲之傑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賚帛五十疋

孔頴達太宗貞觀中爲給事中太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頴對曰

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巳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巳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巳之雖有其狀若無巳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士庶也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内藴神明外須玄默深不可測廣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莅衆若其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亾莫不繇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後拜國子祭酒太宗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穎達講孝

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云獨爲曾說不爲閔說何邪答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昔曾晳使曾參鉏瓜而誤斷其本晳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絶而後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親於不義不孝罪莫大焉繇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顔遠不能對太宗

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形國忠於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俱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迥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

趙弘智爲陳王師永徽二年十二月高宗命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國子學官並令預坐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之義學生等難問連環弘智酬應如響帝謂弘智宜畧陳此經要道以

補不逮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
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奉獻帝甚悅賜絹二百疋名馬一
匹
上官儀爲弘文館學士顯慶五年六月高宗御齊聖殿
引儀及吕才直學士李玄植道士張惠元李榮黄玄歸
及名僧等於御前講論命李玄植登講坐發易題吕才
李榮等以次問難敷揚經義移時乃罷
褚無量杭州鹽官人也初爲國子博士時玄宗在春宮

召拜國子祭酒兼皇太子侍讀玄宗即位爲右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步又爲造腰轝令内給事舁於内殿

馬懐素爲光祿卿開元三年十月制曰春卿入講道盛儒學德璉賦詩義均師友光祿卿馬懐素靜專動直資忠履信詞賦成於鼓吹典墳富於泉海絶韋勵精重席待問豈止本仁祖義行先王之道故亦謙退謹密多君子之風朕以聽政之餘嘗思稽古之對俾遷近侍潤滋

鴻業可左散騎常侍仍每日入朝侍讀
薛放憲宗元和末爲兵部郎中充皇太子侍讀穆宗卽
位拜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雖事任非切而恩顧轉隆
又轉刑部兵部二侍郎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
韋處厚元和末爲戸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卽位以處厚
爲司勲員外郎史館修撰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
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禮體
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崔郾寶歷初以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講學士郾奏曰陛下授臣以侍講今八望矣未嘗召訪經義臣内慚尸素外愧臣僚敬宗荅曰朕機務稍閒當召卿請益

宋申錫少孤貧有文學寶歷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起黨與長慶寶歷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備用時論以爲激勸

張仲方爲諫議大夫太和元年三月文宗召仲方與給

事中高重中書舍人鄭澣度支郎中許康佐對並以將
選侍講學士故也是月以澣守本官康佐爲駕部郎中
並充翰林侍講學士
丁公爲禮部尚書太和三年四月充侍講學士
鄭覃太和五年爲翰林侍講學士每入見必以厚風俗
黜朋比再三言之
李仲言太和八年十月自國子監四門助教爲國子周
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周易學士

高重開成七年十月以國子祭酒充翰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一日十日入院不絶本司當務

梁吳藹爲崇政副使太祖乾化二年自右散騎常侍遷刑部侍郎與宣徽副使左散騎常侍李珽並充侍講學士

講論

易之麗澤有講習之象記之函丈著學問之規蓋古之方聞通經之士固有詳考同異辯析理趣以駕說傳道

者矣自漢之表章六經為制祿位儒先間作議論逢起以至備對上前待詔清禁揚搉義訓發明體要本乎師授濟之口辯讐難交致精悍靡屈逮於羣居州處較練墳籍迭宣其與賾雅彰於鴻博或微言特出迴折於異端或移書具存聿垂於嘉話斯皆贊聖師之遺範為學者之所宗焉

漢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黄生爭論於上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

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補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

韓嬰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帝側其人精悍處事分明悍勇銳仲舒不能難也

瑕邱江公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吶古訥字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帝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繇是公羊大興

劉歆字子駿哀帝時與父向領校祕書歆嘗白帝左氏

春秋可立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能置對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迭互也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籩豆盛食之器也以竹曰籩以木曰豆孔氏之道

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生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以古事爲是者即罪之道術繇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也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掌故官名也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言如草木之初生天下諸書往往

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宮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謂賈誼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前學之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久矣言廢絶已久不可得其眞也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

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脫簡遺失之簡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間音古莧反）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

能究其一藝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徃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幽冥謂脂昧也猶欲保殘守缺伏恐隅見放僻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當時學者謂尚書惟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依違言不專執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

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冀得與立之也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愈勝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

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過猶誤也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論語孔子弟子子貢之言也識記也一曰記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乎哉若必專巳守殘專執巳所偏見茍守殘缺之文黨同門妬道眞黨同師之學妬道藝之眞也妬與妒同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

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帝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也哉

後漢范升爲博士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王所好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

日中乃罷

魏王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齊王時爲尚書郎與鍾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元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

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顔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嘗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想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顔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畧致有理統著道畧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譚病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管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爲別駕齊王正始九年舉爲秀才輅辭徽徽言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愼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雒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覽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

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隂陽者精之已久輅爲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隂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讃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爲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爲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時平原太守劉

邠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自說注易向訖也輅言今明府欲勞不世之神經緯大道誠富美之秋然輅以爲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自旦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西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無首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同列乾之象彖

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繇有列位也邠依易繫辭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爲高枕偃息矣欲從

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已虛神於注易亦宜絶思於靈著靈蓍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契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之於術則收天下毫纖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邠曰以爲術者易之近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恤官但共清談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遐流與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爲同不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爲輝日中爲光又魏

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爲難之至精也輅尋聲投響言無留滯分張文象義皆殊妙毓卽謝輅

晉顧榮與紀瞻共破陳敏後瞻爲尚書郎與榮同赴雒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葢謂渾沌之時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闓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

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是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沖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羲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

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渾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子先天之言此葢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

宋周續之字道祖少有孝行晉末居廬山布衣蔬食終

身不娶高祖踐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帝爲開館於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辯析精奥稱爲名通

南齊陸澄武帝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穈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化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

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摧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且易道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大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緜王庾皆才雋神清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顔延之爲祭酒黜鄭

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别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緐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按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過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

信注顔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顔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嘗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𤣥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按𤣥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允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畧范率繇舊

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
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
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
置
梁劉杳高祖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叅軍
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
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
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

可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項及背以出內酒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尊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伏挺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後魏陳奇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祕書監游雅引入祕書省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緜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回望兊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九

冊府元龜卷六百

宋 王欽若等 撰

學校部

師道

夫師嚴道尊民乃貴學秉修受業人知向方是故傳先聖之訓有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博喻不倦升堂窺奥而請益彌堅心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所在義亦至焉故有廬墓盡哀去官行服或詠歎其至德或撰

集其緒言或罔避嚴刑上章以訟其枉或不敢受爵讓封以歸其功或貌是孤遺竄身以全受或罹於刑辟冐禁以收瘞是皆誠發於衷義形於外足以報師資之德敦風教之本誠士大夫之懿行哉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二三子皆經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群居則經出則否（群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莫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

顏淵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也淵喟然嘆曰喟嘆聲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恍惚不可為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次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繇也已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欲罷而不能已極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

冉求魯人孔子弟子為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

姓質諸鬼神而不惑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見可以耳目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與故不可得而聞也公孫朝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無師不從故無常師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可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綏安也言孔子爲政故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慟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則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所謂不能化君也臣所謂不能化臣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

漢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孫寶字子嚴頻川鄢陵人也鄢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除謂修飾掃除也

設儲偫（謂豫備器物也偫音丈紀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内不平（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隣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言大夫以爲寶適可爲主簿其府中之人不以爲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

無不爲況主簿乎言士不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爲也忠聞之甚慚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爲郎久次轉爲大夫雄少從嚴君平游學成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

侯芭鉅鹿人嘗從揚雄居受其太玄法言雄卒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許商從周堪受尚書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

齊炔欽幼卿爲文學依孔子弟子顔回以下爲四科也炔音桂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冡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云敞平陵人師事同縣吳章治尚書博士章坐王莽子宇腰斬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爲掾

薦爲中郎諫大夫

後漢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君魚之道已過於已也位至武都太守

杜林扶風茂陵人初爲郡吏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少好學時稱通儒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旣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

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嘗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又曰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繇是古學大興于世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榮門徒嘗四百餘人何湯爲高弟明帝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從音七容反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桓榮門徒何湯守仲弓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何仲弓之力也

歐陽歙字正思傳伏生尚書爲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

人徵爲司徒坐贓千萬下獄

汝南高獲字敬公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又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髠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博士范升受易光武時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

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引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乂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出升政繇是顯名

鍾興汝南人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爲左中郎將光武詔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内侯興自以爲無功不敢受爵光武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

興遂固辭不受爵

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爲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鄭弘會稽人爲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疏書也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

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既喪及妻子還鄉里弘遜是顯名拜爲騶令

樂恢字伯奇京兆人爲尚書僕射數上疏言竇憲兄弟稱疾乞骸骨歸鄉里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弟子縗絰輓者數百人庶衆痛傷之

趙康字叔盛南陽人隱于武當山清静不仕以經傳敎授同郡朱穆爲侍御史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没喪之如師穆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姜肱字伯淮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再徵不就及終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刋石頌之

張霸字伯饒蜀郡人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廉范京兆人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英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獨范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詔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繇是顯名

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隴畔以追之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謝夷吾爲會稽督郵太守第五倫甚重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游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

廖扶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數百人公府辟召皆不應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人因號

爲北郭先生

李郃字孟節爲司空卒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孔昱字元世魯國人爲議郎補雒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劉祐字伯祖中山人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少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幼可入小學而但

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

李固字子堅官至太尉爲梁冀所誅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雒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

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太后聞而不誅董班南陽人少游太學宗事固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梁太后桓帝憐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二人繇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又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爲德行一篇固所授弟子頴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内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爲

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

王成爲李固門生固誅下郡收固二子皆受害少子燮年十三其姊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聞梁冀旣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書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

並求固後嗣變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後成卒變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爲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淑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爲立祠又云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

劉焉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以師祝公喪去官司徒祝恬也

羊弼爲博士何休師之先是博士李育作難左氏四十事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育卒休與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曰休辭受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言爲允也

包咸會稽人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爲左中郎將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及卒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籌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

傭耕東萊學徒相隨巳數千人黨錮解時玄年六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及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並著名於世玄位大司徒

魏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以通經拜郎中除菑邱長師

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

夏侯惇沛國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
繇是以烈氣聞後終大將軍

王肅字子雍爲中領軍散騎常侍䙊門生縗絰至者以
百數

蜀譙周字允南巴西人以門人文立爲顔回陳壽李密
爲游夏羅憲爲子貢至晉文王爲魏相國封周爲陽城
亭侯晉室踐祚拜騎都尉

晉王裒字偉元咸陽人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門

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邱令以爲詰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傍罄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别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耻

霍原字休明燕國人以賢良徵不到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後爲王浚所害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

遠近駭愕莫不究痛之

孔冲會稽人爲豫章太守東陽人許孜年二十師事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祁嘉酒泉人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千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張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

壽終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瑀隱于臨松薤谷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南齊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少篤學聚徒教授除步兵校尉不拜姿狀纖小儒學冠于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

下席受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荅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谿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表武帝爲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于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

梁張充武帝時爲國子祭酒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著書稱璩有發摘功方之壺遂後舉秀才不就

嚴植之爲騎兵參軍事高祖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爲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

嘗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得成喪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繇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孝文詔以典内校書徵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内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

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

嘗爽字仕明河內人宣武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罝館温泉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爽不仕時人號爲儒林先生

徐遵明字子判講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凡經六年又撰春秋義章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爲盛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寖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内莫不宗仰孝莊永安中遵明爲亂兵所害出帝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没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兖州徐遵明生在

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心
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
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
踐其堂奥信以稱大儒於海内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
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
杖策不遠千里束修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
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慕奇好古愛客尊賢罷吏游梁
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

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中薦奏之恩遽全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雒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湮沒無聞朝野之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昃甞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迹諸

生親承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

上諠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

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

千載式賁生平卒無贈謚

李謐涿郡人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

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

青師何常在明經

隋蕭該蘭陵人尤精漢書撰漢書音義包愷東海人兄

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録者數千人愷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唐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博通五經爲侍御史坐彈中書侍郎李義府左遷萊州司戸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母終遂不復求仕及卒門人何彦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陽城爲國子司業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竄連州客無根蔕吏蹤跡求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與約飲食訣别涕泣送上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賞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乾隆御覽之寶

册府元龜卷六百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一至四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曹勲祖

册府元龜卷六百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學校部
辯博 恩奬
辯博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傳曰強學以待問蓋夫六藝之富九流之廣有先聖之微旨有羣儒之精義非窮理盡性覃思研幾不能臻其閫非原始要終聞一知十不

能闡其流故有攝齋以升抵掌而論俾夫前訓洞開諸生景附誠儒門之標表士林之規矩也然則詞有枝葉臸誠禮經學無師法見嗤先哲苟辯而不違於道博而無陷於野則可以傳道駕說爲縫掖之所宗矣

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年四十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易家論充宗乗貴辯口乗因也言因藉貴尊之權

也

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齊衣之下裳也）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柱刺也距也）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岳岳長角之貌）繇是為博士

後漢戴憑汝南平輿人光武時郡舉明經徵試博士徵拜郎中公卿大會羣臣就席憑獨立世祖問之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名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遷侍中後正旦

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經師爲之語曰觧經不窮戴侍中

賈逵字伯通能誦左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事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明帝時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

李育爲博士章帝詔與諸儒論五經於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鄭玄字康成受業於馬融獻帝時大將軍袁紹摠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紹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

魏樂詳高祖黄初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受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

譬引類至忘寢食

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隷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吶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賀循爲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

宋周續之字道祖高祖名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幷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相圃三義辯析精奥稱爲該通

顔延之爲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彦畢至延之館列猶卑引升上席帝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帝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南齊陸澄爲度支尚書令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年以倍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令學士隷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件并奪物將去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器小口方

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
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梁周捨初仕齊爲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明帝建武
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招包講捨造
坐累折辭理遒逸由是爲口辯
謝舉爲吏部尚書初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
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坐舉造坐屢折廣辭理
通邁廣深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

劉杳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常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謂爲畫鳳凰尾娑娑焉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可必安古者樽彛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内頂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

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者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宋建安以南扶南記曰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簡一如者言

紀少瑜年十九歲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悅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

陳戚衮爲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召衮講論又常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

馳騁大義閒以劇論摛辭縱横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
失次序袞時騁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
文深加歎賀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少好學博通經史論武帝左
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常卿南陽劉
之遴並與濟討論纘等莫能抗對

後魏封偉伯爲太學博士孝明時將脩明堂廣集學士
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从而不定偉伯乃披簡經緯上明

堂圖說六卷

北齊邢邵字子才爲中書監國子祭酒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儀禮公私諮稟質去疑惑爲世指南

後周呂思禮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

樊深行下邽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

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

隋何妥初仕周爲太學博士周武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

楊汪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

馬光爲大學博士常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
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啓發章問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
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
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帝嘉而勞焉
房暉遠國子博士開皇中帝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
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
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利不同博士不能遍涉
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

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髙祖常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髙祖大悅

劉焯以儒學知名為員外將軍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

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
大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
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
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
王頍字景文爲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
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
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
褚輝字高明吳郡人煬帝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

省相次講論無能屈暉者
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梁國子祭酒徐孝克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便與之抗對合朝賞歎隋煬帝嗣位以爲秘書學士大業中廣招明經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駁難無出其右後爲太學博士高祖親臨釋奠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其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

徐文遠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後周時有大儒沈重講于太學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人或問之答曰觀其所說悉是紙上語耳僕先已誦之至於奧賾之境此君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與論議十餘反甚歎服之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至唐爲國子博士高祖常幸國子學遣文遠講孝經諸儒論難鋒起文遠隨方辯折言如湧泉聽者忘倦焉

孔頴達初仕齊爲河内郡博士時煬帝徵天下儒生集

於東都論講令禮部尚書楊玄感主其事頡達與諸儒論難鋒起咸爲之屈後爲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歴及明堂皆頡達之説

顔師古爲中書侍郎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踳詔師古開正之及成又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討論得失諸儒傳習師説舛謬已久皆竊議非之於是異端鋒起師古一一辯答取晉宋古本以相發明所立援據咸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服而去也

虞世南爲秘書監貞觀八年七月隴右山摧大蛇屢見山東河南淮海之地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曰是何祥也修何術可以禳之對曰春秋時梁山摧晉侯名宗伯而問焉宗伯曰國主山川故山摧川竭君爲之不舉樂降服乘縵祝幣以禮焉梁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摧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也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

經市入廟中按蚍宜在草莽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今蚍見山澤葢深山大澤必有龍蚍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慘過久恐有寃獄伏願科省係因庶幾或當天意且妖不勝德惟修德可以消變太宗然之遣使者分道賑恤餓人申理獄訟多所原免

王元感爲四門博士表上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

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肯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

陳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等道經崇玄舘學生衆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昇坐日相問答及公會少遊攝齊登堂音韻清辨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問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爲大學士陳希列所歎賞

王起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尤好儒術每御長生殿對起訪以疑事至於郊祀刑法之間起盡能質之以開悟焉

鄭澣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以十九書語類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

恩奬

王者修國經立民紀將使風化歸厚德禮惇洽未有不本於墳籍始於學校者焉良以開物成務垂教作程爲先哲之極軌致治之要道也乃有被儒服究聖言或研

幾一經或該通羣典達前人之閫奧為諸生之師法剖
析疑論導宣典旨啓發後生成就學者以致膺問難於
帝右參講授於儲邸入傅嚴掖專誨宗室謹官常以宿
業形譔次而垂訓道義兼精望實增茂故當世之君隆
其體貌異其名數或親臨於庠序或名見於清問或旌
以章綬或厚於賜予待遇殊特褒揚備至雖復淪逝益
加追奬誠以化民成俗實本於儒術厲世摩鈍無越於
常典豈獨寵異乎老成固將敦勸乎禮俗者矣

漢梁丘賀受京房易宣帝時待詔黄門數入說教侍中為諸侍中說經爲教授以名賀賀入說帝善之以賀爲郎

後漢桓榮爲博士建武中光武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藉蘊藉猶言寛博有餘也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戴憑爲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光武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

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高詡世傳魯詩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劉昆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建武二十二年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雒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

秋恭薦興學行髙明光武名見問以經義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

張酺字孟侯少從祖父充受尚書又事太常桓榮聚徒以百數明帝為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魏應以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經明行脩弟子自遠方至著録數千人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

賞賜

召馴習韓詩博通書傳爲左中郎將入授諸王章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劔錢物

賈逵爲郎章帝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逵㑹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於是具條奏之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房與之謂房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

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魯丕爲中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時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黄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説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宋登少傳歐陽尚書順帝時爲尚書僕射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拜侍中

晉陳壽以儒學徵爲陳留内史累遷燕王師傅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武帝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壽清

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

杜夷爲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謁元帝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常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楊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

取則大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

梁伏曼容字公儀初仕宋爲驃騎行叅軍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以方毬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朱异年二十一爲揚州議曹從事史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之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

顧越爲安西湘東王府參軍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旁
通異義特善莊老武帝常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
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贊
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成王記室參軍
陳張譏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常於文德
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勑令論議諸儒
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
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譏累遷士林

館學士簡文在東宫出士林館發孝經題經識論義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識
後魏李先明元帝即位為博士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内賜先絹五十疋緜五十斤雜綵五十疋御馬一疋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隷戸二十二
孫惠蔚為皇宗博士侍講東宫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宣武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強縣開國

男食邑二百户

崔逸孝文時爲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

王神貴爲符璽郎時太學博士房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神貴答之名辨疑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除神貴子鴻彦爲奉朝請

北齊張雕遍通五經尤明三傳高祖台入霸府令與諸子講後爲瑯琊王博士未幾拜散騎常侍值武成侍講

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侍詔文林館尋除侍中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勑奏事不趨呼為博士

李鉉為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宫文帝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賜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宫時令侍書歴

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出通字遂正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

後周熊安生爲國子博士時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黄帝尚阪泉之戰況陛下恭行天討乎高祖又曰齊民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

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與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為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幷賜象笏及九鐶金帶自餘什物稱是

隋楊尚希年十一入太學專精不倦周太祖常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奇之賜姓

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

房暉世傳儒學爲國子博士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

朝廷嗟惜焉賻賜甚厚贈散騎常侍

楊汪爲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

元善爲國子祭酒高祖常親臨釋奠命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帝大悅曰聞江陽之說（元善爵爲江陽縣公）更起朕心賚絹百疋衣一襲

唐魏徵為秘書監撰羣書政要貞觀五年奏上太宗覽之稱善勑皇子諸王各傳一本賜徵帛二百疋

孔頴達為國子祭酒太宗幸國學親釋奠命頴達講孝經既畢頴達上釋奠頌手詔答曰省所上頌殊為佳作循題發函情辭爛其盈目啟封申紙逸氣飄以凌雲驪龍九重不足方斯綺麗威鳳五彩無以比其鮮華揚雄撥天高蹤何遠黄香日下茂軌猶存尋讀周環彌覺欣翫卿夙挺珪璋早標令譽網羅百氏包括六經思涌珠

泉情抽蕙逌闢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乎
玆日庶令引四科於緗帙闢百遍於青襟翰苑詞林卿
其首之也
貞觀十五年十月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博
要一千二百卷上之太宗有詔藏之秘府士廉以下加
級頒賜各有差
陸德明爲國子博士撰經典釋文太宗悅而甚重之時
德明已卒賜其家布帛二百段

顔師古爲中書侍郎受詔刊正經籍太宗善之賜帛五十疋

顔揚庭爲符璽郎永徽三年上其父故秘書監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卷高宗令付秘閣仍賜帛五十疋

長孫無忌爲太尉顯慶三年脩新禮成詔中外頒行焉無忌等加爵賜帛等各有差

張大安爲太子左庶子初皇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太安及洗馬劉訥言雒州司户參軍格希玄等注范曄後

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叚仍以其書付秘閣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則天長安三年上表進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太子司議郎

褚無量為國子員外司業兼修文館學士𤣥宗在春宫授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睿宗太極元年皇太子幸

國學觀釋奠令無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禮博而且辨觀者歎服馬既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幷綵絹百段至玄宗開元三年遷右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無量之母死贈物一百段以無量文儒之宗寵之也申命杭州刺史薛瑩就其家弔馬服闋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使出入特許緩步又爲造腰輦令内給事舁於内殿無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勑褒美賜物二百段七年詔太子就

國子監行齒胄之禮無量登座説經百寮並集行禮訖賞賜甚厚及卒贈禮部尚書賜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

徐堅爲集賢院學士開元中勑堅等纂經史要事及歴代文章以類相從欲令皇子簡事綴文玄宗自定名爲初學記撰成以獻帝稱善賜堅等絹百疋

穆元休以文學著稱常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丞

沈浩隱居四明山肅宗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秘

書郎集賢殿待詔仍賜緋袍牙笏

袁順爲國子博士貞元十二年卒德宗謂宰臣曰袁順深於六經今之碩儒良可惜也特贈國子司業令中使賫告身及絹五十疋就宅宣賜并給傳令達故里

韋公肅爲秘書著作郎注太宗帝範一十二篇上獻德宗有詔付集賢仍令别寫一本進内賜公肅錦綵一百疋

李渤為左拾遺罷官閑居東雒撰禦戎新録二十卷以

獻憲宗元和九年四月壬午詔曰前左拾遺内供奉李
渤隱居求志彌見洽聞常致弓旌之招尚懷林壑之戀
而閑肆其素業成此新書詞章典雅謀議深遠獻于闕
下良所嘉焉故洽今恩用清舊議可授秘書省著作郎
韋處厚路隨並為翰林侍講學士穆宗長慶三年撰六
經法言二十卷表獻之帝覽其書稱善者久之賜處厚
隨錦綵二百疋銀器二事隨自司勲郎中為諫議大夫
依前充侍講學士處厚賜紫金魚袋錫服遷官皆以撰

六經法言獎之

鄭澣為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命撰經史要錄十二卷書成帝嘉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帝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賜以金紫

嚴厚本為國子監周易博士太和八年七月召本對於浴堂門賜其錦器

李宗閔為集賢大學太和九年五月進五常傳賜宗閔等九人錦綵銀器有差

周田敏為國子祭酒廣順三年獻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太祖優詔嘉之賜襲衣繒綵銀器又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

冊府元龜卷六百一